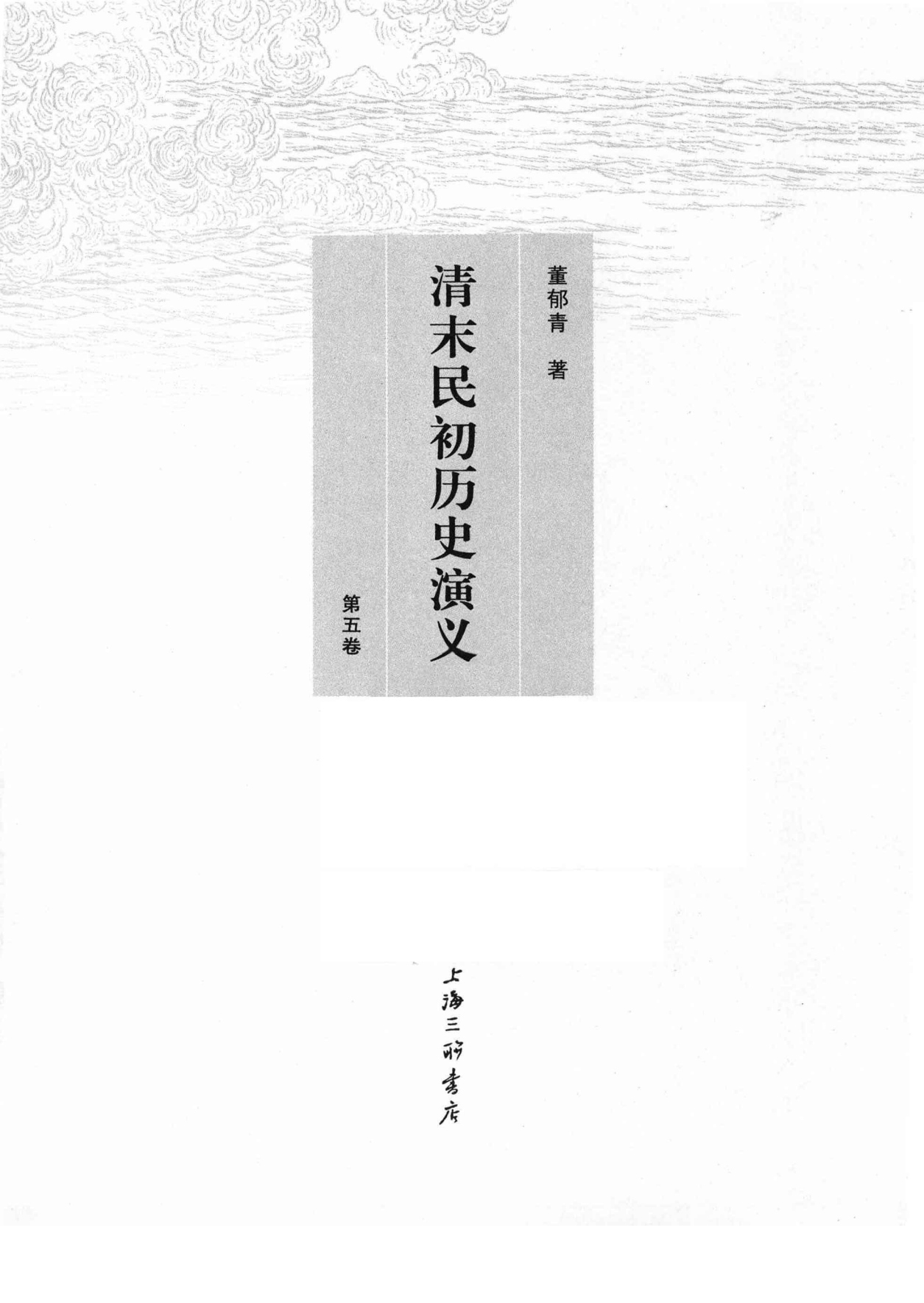


董郁青 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第五卷

上海三联书店



董郁青 著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第五卷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 董郁青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7

ISBN 978-7-5426-4274-5

I. ①清… II. ①董… III. ①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6048 号

清末民初历史演义

著 者 / 董郁青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装帧设计 / 曲晓华

监 制 / 研 发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mm × 1000mm 1/16

字 数 / 1928 千字

印 张 / 123

ISBN 978-7-5426-4274-5

I · 731 / 定价: 298.00 元 (全五册)

目 录

第八十八回 凤衔鸦骨贤妇诉烦冤 狐假虎威议员遭横逆.....	1
第八十九回 观音庵变作屠兽场 都督署扮演药茶计	26
第九十回 总统执柯光生绛帐 将军纳彩春满金陵	48
第九十一回 帅夫人帷幄献奇谋 大总理锦囊施妙计	71
第九十二回 信甘言轻心失赣省 挟利器混迹入都城	96
第九十三回 误上礼舆证婚遭逮捕 穷搜炸弹巧计出樊笼.....	121
第九十四回 豪士入屠门一场春梦 财神游古寺十笏黄金.....	147
第九十五回 遍布天罗网插翅难飞 私练主人兵迎头一棒.....	171
第九十六回 花柳鸦雀麻醉大英雄 鹊卵鸟巢显示好身手.....	198
第九十七回 城门吊炮东站备专车 两院藏兵议员变俘虏.....	224
第九十八回 拜冕旒新华宫正位 耀旌旗天安门阅兵	248
第九十九回 追证书两院议员同散伙 设参政一群怪物尽登场.....	277
第一百回 姑苏拥泉石遗老鸣高 欧陆起风云公孙受窘	306
第一百零一回 鹬蚌争雄渔人伸巨掌 鳌鱼吞饵帝制始萌芽.....	336

第八十八回

凤衔鸦骨贤妇诉烦冤 狐假虎威议员遭横逆

杨德林本是久经大敌的警界老手，为何他进得包房间来也吓得乱嚷乱叫？实在对方的惨状太叫人看着可怕了。只见一张新式的椅子，已经摔成数段，玻璃窗完全撞碎。地上仰面朝天躺着一个人，头颅被人砍破，血迹模糊，五官眉目已完全辨认不清。这种惨象，已经就够难看的了，再加上明晃晃一把钢刀，直插进他的心窝。大概因为用力过猛，刀尖透出脊背之外，所以死尸跷着不能躺平。德林一见这情形，心里非常气愤：霍正义太凶悍了，难道说死者同你有杀父之仇！要不然，何至下这样毒手呢？他一壁想，一壁吩咐警察：“你过去听一听，他还有气息没有？如果有气息，车到站时赶紧知会官医院，速派人来设法救治；要没有气息，这是谋杀的刑事重案，打电话给地方检察厅，急速到站来相验。快过去细心听一听，不要疏忽。”警察答应一声，走至死尸跟前，蹲下身子先用手摸一摸，又侧着耳朵在他胸前项下，仔细听了一刻，摇摇头站起来，向德林回道：“回厅长的话，那人已经死了，连一点气息也没有了。”德林皱一皱眉退出包房间来，先恶狠狠地向正义脸上啐了一口唾沫，骂道：“恶贼！你同死的有什么仇？这样忍心害理。等到天津我要不叫你给他偿命，我不姓杨！”正义心里好笑：你早晚就得改姓，这个誓你算起着了。德林又向庄子模同文士英说凶杀的案子：“我也见过许多，从来没有这样狠的。尖刀戳心，直透后背，他不死还等什么！”子模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说：“民国以来，别的不进步，做贼的心胆可比从前更毒辣了。”文士英插言道：“我同凶手并没有交情，厅长该怎样办，就怎样办。”德林道：“那是自

然，还用文先生嘱咐吗？”三人谈着话，车已经到了天津总站。一进站之后，这个杀人的哑谜同被杀的主名，立时就完全揭开了。什么缘故呢？原来殷桂生此次回津，赵秉衡为遮掩耳目计，当天早晨便给都署拍了一个电报，叫知会当地文武官吏，于夜半时到总站迎接桂生。这是都督的命令，谁敢不遵。四五十个官儿都在站台上恭候。至于桂生个人，也有电报拍到中州会馆，叫他的听差阿福预备汽车一辆，到总站来接。所以车一进站，大家就奔到头等来。有几个官儿腿快，一直蹿上车去，口中大喊着：“殷大人可来了吗？”此时只有茶房心里明白，但是他始终没敢说明，恐怕连累了自己。杨德林是何等精明，一见众同寅不约而同地来接殷大人，而这位殷大人又不应声露面，他心中早已明白了八九。一把手挽住了检察厅长高步云，说：“你先慢着点接殷大人，这车里出了凶杀的案子了，你赶快预备验尸吧。”步云吓了一跳，说：“这话从哪里说起，你不要开玩笑啊！”德林道：“谁有工夫同你开玩笑，连凶手我都获着了。”众官员听德林这样说，全都很诧异的，问这案子出在哪一辆车上。德林道：“就在这一间头等车上，而且同我隔壁。”众人正议论着，忽见从二等车上匆匆跑过一个人来，看那神气，是当长班的。他跑进头等车中，一壁揉着眼睛，一壁自言自语，说：“我怎么一觉竟睡到天津呢！”直眉瞪眼的，便直奔那一间停死尸的包房，推门就要进去，警察一把将他拉住，说：“你干什么？”那人瞪眼道：“你为什么拦我？我是跟殷大人的。我们大人到站就要下车了，我在二等睡过了时刻，这就得挨大人申斥，你怎么还拦着不叫我进去呢？”他这一喧嚷不要紧，杨德林跺脚道：“咳！原来死的是殷桂生。你们不用接人了，只好接灵吧。”众官员乱哄哄的全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杨德林有主意，说：“大家先不要慌，头一步先问他家有人来接没有，如果有人来接，领他进去认一认，认准了，先叫他家人领尸，这车上不是久停之所；如果他家没有人来，就派那个长班赶紧接他亲眷前来，这是最要紧的。第二步咱们就在车站上，先给都督拍一个电报，报告经过情形。请他即刻回电，咱们好遵谕办理。第三步请检察长略略地填一份尸格，将来在都督面前也好有一个交代。凶手霍正义是刑事犯，非警察权限所及，我也趁此移交检察厅，请检察长依法讯问。”众官员全赞成德林的主张。此时阿福已经会见宋尔忠，知道他主人凶死的情形了，在车上放声大哭。德林吩咐警察，领他到包房间中辨认。可怜阿福，看见他主人

这种惨状，连痛带怕，当时就晕过去了。德林叫宋尔忠，到中州会馆向殷太太报告，并接她前来领尸。又叫同寅中手笔好的，拟了一封电报，即刻拍至北京赵公馆，立候回示。宋尔忠去了很大工夫，殷太太还不曾来，倒是北京的回电先到了。众官员见有回电，如获着宝贝一般，立刻翻出来由德林高声念道：天津杨子敬厅长，及同寅诸兄鉴：电悉桂生凶耗，悼痛何胜，即请子敬兄代表购上等衣衾棺木，暂停中州会馆。合城官员，一体致祭。并请唁慰殷夫人，俟兄回津，必有善后办法。霍正义系公府人员，决不至做此不法事，可即予开释，另缉正凶，切勿横生枝节。至要至要。秉衡阳印。

德林念完了电报，一阵冷笑，说：“诸兄可明白这意思吗？我们不必深究了。如今就是多多花钱，买好棺材好装裹，先把死的收殓了，我们大家祭一祭，也算彼此认识一场。其余也就不必说啦！”众官员点头会意。德林又派天津县知事季斯贤，速速去买衣衾棺木。季斯贤也是一位老猾吏，他知道都督对于死人一定要锦上添花，乐得顺水推舟，慷他人之慨。在板厂中买好了一具楠木棺材，使用去三千八百元，装裹衾枕，全是平金绣花，又用了一千多块。

不提季斯贤分头购买。却说杨德林催促检察长高步云，相验桂生的伤痕，好给他填尸格。步云笑道：“算了吧，都督的回电上，并没派我给他验尸，我何必当这种无谓的差事呢！”德林道：“话不是这样说法。凭白活条条一个人被人用刀扎死了，纵然不抵偿，也得要存案啊，你为什么 not 填尸格呢？”步云道：“这种案是存不得的，何必画蛇添足，徒然招人怨恨呢！”德林道：“你既不填尸格，我拿住的那个霍正义，你就遵照都督电谕，把他开释了吧。”步云大笑道：“岂有此理！假如他真是正凶，自然应当归我办理。如今既证明了人家是冤枉，当时是你错拿的，怎么能够叫我放呢？说不得，只好还由你偏劳吧。”德林本来一肚子没好气，如今又碰了步云两个钉子。他当时真有一点按捺不住了，哈哈一阵狂笑，说：“好好！我拿的自然得归我放。如今的世界本没有公理可讲。被杀的主儿是走黑运，杀人的主儿是走红运。当然死的白死，拿的也就算错拿了。不过我做一天厅长，便有一天的权。都督叫我放，我偏要拘留他几天，倒看有什么法子治我！”此时警察厅的科长、督察长等，都到站来迎接德林。德林吩咐司法科长白光莹：“先将霍正义押回厅中，交拘留所所长看管。俟等我把殷桂生的事办完全了，再回厅处

理一切。”白科长明知德林是拿正义出气，故意同他开玩笑，在厅里拘束他几天的自由。然而自己又不敢谏言，只得押着正义先回警厅。

这里天光已经亮了。季斯贤连夜将衣衾棺槨备好，运到车站。但是殷太太未来，大家怎敢擅自移尸入殓。德林又叫阿福去催，直等了两个钟头，郑彤云才坐马车来了。众官员一见殷太太到了，全迎上去，预备面致唁慰。却见彤云慢慢地下了车，穿一身素服，脸上如白蜡一般，两目红肿，神气非常难看。她一下车，先朝着大家磕了一个头，立起身来说道：“外子此番惨遭意外，承诸位先生于风寒露冷之夜，守候天明，彤云实在抱歉之至。彤云在会馆中，得闻凶讯，本当即刻前来，只因急痛攻心，犯了肝厥之症，昏迷了两三个钟头。好不容易醒过来，四肢无力，寸步难行，又等了一两个钟头，这才勉强由女仆扶上马车，并由女仆在车中扶持着，才得来至此地。彤云想，人死不能复生，我哭他也是无益。如今只说他身后怎样办理，难道还能在火车上停一辈子吗？”彤云说到这里，德林代表答道：“桂生兄的结果，我们同人看了也非常悼惜，不过人死不能复生。适才嫂夫人的话可称明达之至，所以弟等也很希望嫂夫人不要过哀。至于身后的事，衣衾棺木，已经预备停妥，并且都是上好的。只等嫂夫人一来，眼同棺殓，然后再移至中州会馆，由弟等祭过之后，再商量念经发引。种种手续，就请嫂夫人登车一看吧。”彤云又磕头谢过。然后由女仆扶着她，一同登车。宋尔忠同阿福两人，在前面引路。众官员在后相随。德林等心里捏一把汗，生怕殷夫人见了死尸，一痛而绝。哪知结果竟出人意料，她不但没有晕厥，连一滴眼泪也没掉，只吩咐阿福同宋尔忠：“赶快地取一大桶温水来，并预备几条毛巾。”又回首对德林说：“杨厅长，按说死尸不离寸地，又未经官府相验，彤云不敢为他拭抹血迹，还得求厅长做主。”德林心说：这个妇人真好厉害，她是丝毫也不肯放过啊！我乐得借此报复高步云，倒看他怎样回答人家。想到这里，便向彤云答道：“嫂夫人说得很是。不过这一层不是德林的责任，检察厅长高先生现在这里，请嫂夫人问一问他吧。”德林说完了，便用手指着步云给殷夫人介绍。彤云转过脸来，问步云道：“高厅长，这事究应如何处理，请你速速指示。”步云道：“夫人只管收拾一切。方才都督已有回电，可以早早入殓，不必经过种种手续，反令死者不安。”彤云道：“这样我们夫妻生死感激。不过都督的电报可否赏给彤云一观？如其不可，也不敢勉强。”

彤云提出这种要求来，闹得高步云真是进退两难。不给人家看吧，自己已经说出口来，叫彤云看着，岂不是无私有弊；真给人家看吧，一者怕将来都督知道了，必然见怪，二者电报在德林手里，并且来电的上款也是首列德林，自己如何能完全做主！想到这里，忽然灵机一动，何不推到德林身上。随向彤云道：“夫人要看这个电报，现在杨厅长手里，只要他肯给夫人看，步云没有不赞成的。”德林听他这样说，不觉勃然大怒，说：“高步云，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殷夫人是向你请求允许验尸，准与不准，只在你一句话，你偏偏要拉出都督的电报来。你既以都督电报作为公事根据，那么都督这一纸电报，便如同允许免验自由收尸的一纸公文，其执行之权仍然操之于你。你愿意给人家看，便给人看，不愿意给人家看，便不给人看，何必一定往我身上拉扯呢？电报现在这里，你拿去罢！不必来回来去地推活床儿了。”说罢掏出电报来便掷与步云。步云被人家问住了，自己无话可答。殷夫人又在旁边守候，要看电报，被迫得无可奈何。只得将电报交与阿福，说：“你呈给太太看吧。”彤云将电报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脸上现一丝苦笑。说：“都督的浓情厚谊，彤云感激之至。我们先验尸要紧，旁的话等少时再说吧！”随将电报仍然交与阿福，由阿福转交步云，步云又还给德林，然后由德林派了几个精干的警察帮同办理。先将桂生从地上扶起来，将身上的刀子起出去，然后解脱他的衣裳，由灰鼠皮袄的口袋中取出一杆手枪，一个很大的皮夹，警察呈与德林。德林连看也不看，便交与阿福，叫他呈与殷太太收藏。彤云当着大家将皮夹打开，里面有四五沓子钞票，全是百元一张的，大约在五六千元。德林在一旁点头叹息说：“若非我发觉得早，不但人死，连这几千块钱也怕保不住了。”少时把桂生身上的血迹俱都擦抹干净，然后七手八脚将装裹给他穿好。几个人抬起他来，放入楠木棺中。又寻了不少的棉花，四围塞好，请殷太太仔细看一看，方才合上棺盖，从车上一搭下来。此时早有官人雇了三十二名扛夫，在站上等候。殷太太却叫把棺材先放在站台上，少候一时。大家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只好也随在站台等候。此时站台上下，人山人海，全是看热闹来的。因为这种消息传出去，一班民众为好奇之心所鼓动，全要来看看这凶杀的案子。还有的说，这是前因后果，循环报应，当日宋樵夫死在他手，没想到他如今也死在刺客手里，听说他死的情形比宋樵夫还惨十倍呢！众人一传十，十传百，不大工夫，已轰动了天津全城。跑来看

热闹的足有数千人之多，把站台围了一个风雨不透。铁路警察要想维持秩序，驱逐闲人，如何能驱逐得开。此时楠木棺已由车上抬下。依德林的主意，叫警察打开一条路，好将棺木抬出车站。殷夫人阻拦着说：“不要这样。先将棺材放下，请众位警士在四面维持，腾出一块地方来，不许闲人向前拥挤，彤云有几句话想同看热闹的人说一说，他们听了我的话，自然就闪开路，也无须驱逐了。”德林点头，吩咐警察维持秩序，在四面挡住闲人，不许前进。

郑彤云女士站在棺木之前，以极诚挚悲惨的态度，向大众说道：“诸位父老兄弟，今天不约而同地齐集车站，大概是为凶杀案而来，要看一看此事的收场结果。鄙人姓郑名彤云，是已死殷桂生的正配妻室。他个人历史同被杀的原因，唯有彤云知之最详。诸位关心此事，远道而来，彤云情愿乘此机会，把已往的经过对诸位说一说。一者可以稍泄彤云心中愤慨，二者也可求社会舆论一种公道评判。”彤云说到这里，全体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表示欢迎。彤云继续说道：“殷桂生在当日，也并非下流之人。他曾在安徽做过知县，后来因事解职，便携眷迁居上海。自从他到上海以后，便抛弃政治生活，专从事于黑幕事业。什么叫黑幕事业呢？往好里说，便是游侠尚义，抑强扶弱，排难解纷，为社会平其不平，有时候人类也得他不少好处。要往坏里说，便是借交报仇，睚眦杀人，甚而至于劫财越货，绑票勒索，驱使一班爪牙专门地破坏法律，扰乱公安，连官府对他们也是束手无策。我那丈夫殷桂生，便是此中的一位首领。他造的孽太多了，彤云不忍说，也不胜其说。不过在彼时，我也曾一再谏言，叫他急流勇退，跳出此种非法生活。怎奈他受了一班下流的包围，好话如何能听得入！果然他最后竟做了一件有伤天理、非常可恨的事。当他做那事之日，便种了今日被杀的恶因。今日被杀，不过是当日杀人的结果。所谓‘杀人者人亦杀之’，这原是天理循环，并不足怪。不过今日杀他的人，即是当日授意，叫他杀人的人。此中万绪千头，鬼神莫测，彤云不便明说，想来诸位也能由理想推测而知。不过在当日他杀人时候，是秘密进行，不令彤云知道一字。假使彤云能于事前略知梗概，破除同他离婚，甚至破除这条性命，也不能叫他去做。直到后来，他犯了案，彤云方才知道，成事不说，又叫我有什么法子可想呢！幸而发纵指示者，不愿此事曝扬中外。我那丈夫桂生，也借此幸逃法网。出狱之后，他就想来京津。我也曾破除情面地阻拦他，说你一到

天津，就怕要保不住性命，并解释种种道理求他觉悟。怎奈他是死神临头，置若罔闻，非到京津走一趟不可。我实在拦他不住，方才与之同来。实对诸位说，我此番北上目的，就为收尸而来。我们十载夫妻，难道还能盼他死吗？不过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一眼看到底，知道他到天津后绝不能逃出手，却没料到发现得如此之快。他从天津到北京去，是瞒着我偷偷走的，彼时他要向我言明，我决然不能放他前往。如今人是死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我把经过叙完之后，还有几句至要的话想对诸位说一说。似殷桂生这种人，就他的行为说，本有取死之道。就他的罪状论，早应宣告死刑。在我是他的妻室，当然不忍说他一声该死。然而除去我之外，恐怕无论何人，也要说他一句死不足惜。不过死与死不同，假如把他绑至东市，明正典刑，他死而有知，也当然认罪有应得，并不抱半分委屈。如今却这样糊里糊涂、不清不白地饮恨而死。而杀他之人，又是当日利用他杀人之人，这真应了古人的话，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也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为他当日要肯听我的话，纵然设下天罗地网，其如鸿飞冥冥，不肯投入何。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这样，又何以见天公彰瘅之公！所以神差鬼使，领他一步一步地走入死路。由这看起来，彤云很希望在站诸位，要以愚夫为前车之鉴，千万不要受人利用，做伤天害理之事，投入死途。要知杀人者即是自杀。这便是彤云对众演说之意，请诸位早早回家，如此惨状还有什好看的呢！”彤云演说完了，众人狠命地鼓了一回掌，便一哄而散。内中有几位上年纪的，咨嗟叹息，说：“这真是一位贤妇人，怎么竟嫁了那样一个匪类！俗语说‘彩凤随鸦’，如今只剩了一把鸦骨，还得这位彩凤衔回，看起来也太可怜太可恨了。”不提众人纷纷议论。却说站台上的许多扛夫，将棺木抬起来，在前面走。女仆搀扶彤云，出了车站，扶上马车。众官员个人乘个人的车，一齐送到中州会馆。德林指挥着停放在客厅当中。大家奠酒致祭，彤云在一旁陪礼。祭过之后，德林叫过宋尔忠来，说：“你是这会馆夫役头目，如今殷大人虽死，你们大家对于殷太太还要好好伺候，一切供给督署照常支应。你们众人如果有怠慢的，叫我知道了，我一定重重地办他。”又再三安慰彤云，说：“嫂夫人稍候两天，都督必来，那时自有善后办法。不过缉凶一层，德林自愧无此大力，还求夫人原谅。”彤云面上现一丝苦笑，答道：“算了吧，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德林也不敢再说

什么，同着各客官吏匆匆告辞而去。

过了两天，赵秉衡果然回来了。杨显功、黄显宗两人也随他一同回来。秉衡拿出一万现款来，叫他两人代表自己，去致祭殷桂生，并以此款送给殷夫人，作为赙敬及回南的用资。二人退下来。黄显宗执意不肯去，说：“桂生的太太，非常厉害。她若见了我，一定不肯轻饶，至不济也得挨她一顿辱骂，还是老弟一个人去吧，只把她送走，这件事就算完全结束了。”显功本是一个忠厚人。此次杀殷桂生，他心中很不为然，只因迫于项、赵两人的威力，无可奈何。所以他在北京送桂生上车时，几乎要哭出来。如今来到天津，他倒恨不得一时到中州会馆痛快地哭桂生一场，也可稍泄胸中的愤气。他见显宗不肯去，虽然满怀不悦，后来一想，他不去也好，我一个人倒许不至挨骂，要同他去，骂他还能抛开我吗？想到这里，便带着那一万元到中州会馆来。下了车一直进门。宋尔忠迎上去，显功问：“灵柩停在那里？”尔忠回说：“停在客厅。”显功一直奔到客厅，一踏进门，叫了一声桂生哥，便号啕大哭起来。一壁哭着，一壁还捶胸顿足，嘴里数数落落地说：“桂生哥，你死后有灵，可不要怨恨小弟。小弟实在是爱莫能助，有救你之心，而无救你之力。咳！我的桂哥，我是终身抱恨啊！”郑彤云一个人在屋中正在收拾行囊，忽听外面哭声，连忙跑出来，一看是显功，自己不由得也哭起来。两人哭了一阵，还是显功先止住悲声，劝彤云道：“嫂夫人不要尽管哭了，常言‘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还是商量善后要紧。”彤云拭了拭眼泪，先向显功跪倒叩头。显功忙还礼不迭。彤云让他到上房坐还有要事相求。显功拭一拭眼泪，随着彤云来至上房，两人对面坐下。显功劈头一句说：“桂哥的事，小弟是满怀痛愤，不能向嫂夫人说，也不敢向嫂夫人说。不过我们相好一场，维护不周，实在抱愧之至。小弟也不敢求嫂夫人原谅，但是我的心迹确是这样罢了。”彤云本是绝顶聪明的人，察言观色，知道显功的话确还不是虚伪。她一壁擦眼泪，一壁回答说：“愚夫恶贯满盈，祸由自取，彤云怎能怨及友朋！如今事已至此，彤云的意思只想急速扶柩回南。不过有一事尚未办妥，深恐沿路之上，盘查留难，多所不便，故此特特地候都督同杨先生回来。彤云别无所求，只求都督赏给一张护照，言明某人是扶柩回籍，请海陆各关卡一律放行，不得留难，使彤云得以顺利还乡，我就感激不尽了。”她说到这里，不自禁地眼泪又流下来。显功乘势把一万元钞票取出来，说：“嫂夫

人自请万安，将来不但护照现成，或者还许遣派专员护送桂哥灵柩回籍，更免得嫂夫人辛苦照料了。”彤云再三致谢。说：“只要有护照，彤云尽可独行，派人不派人倒无关什么紧要。”显功将一大卷钞票放在写字台上，郑重地说道：“这一卷钞票，整整是一万元。方才赵都督特把小弟叫了去，说：‘桂生惨遭意外，我们做朋友的无可尽心，这是一万元，区区之数，不成敬意，权为桂生买几样祭品，兼助殷夫人回南旅费，你可带去，当面呈上，并代我致唁慰之意。’小弟敬谨携来，就请嫂夫人收下，赐一收条。这也不过是为名目好听，将来嫂夫人回南，所有车船旅费，仍然由督署支领，也决不由此款提用一文。”显功说的话，总算极委婉动听，立言得体了。哪知这位郑彤云女士，冷笑了两声，将钞票向外一推，说：“杨先生，请你将此款原物带回，上复都督，就说彤云绝不敢领。若问为什么不敢领，就请你说，郑彤云有言，不能以死丈夫换人家的金钱。假如我要收了，将来必有人说，殷桂生的性命是一万块钱卖的。慢说是一万元，便是十万百万，彤云不肖，还不至卖了丈夫的命去换此款。至于用资的话，我夫妻来时原携有三千元，并未花光。后来又承赵都督赏了两千，也在存放未动。及桂生遭祸，又从他身上检出五千余元，合计起来将近万数，足敷彤云扶柩回南之用，也就无须都督再费心了。”彤云这一推辞，倒出乎显功意料之外。在显功想，或者她是嫌少，然而听她的口吻非常决绝，又不含有嫌少的意思。我如果将这笔款带回，都督一定要说我不善说辞，这岂非自寻不是吗！只得又向彤云进言，说：“嫂夫人千万不要这样想。这完全是出于都督个人一番善意。您要不肯收纳，叫小弟何以复命都督！还是暂存在您这里好了。”彤云一听这话，脸上忽现一种惨厉之色，说：“杨先生，话不是这样讲法。实对你说，根本上我对于官府的钱就丝毫不愿沾染。并非是争多论寡，别有存心，何况我丈夫做不义之事而换取不义之财呢！假如我要以金钱为重，电报条约俱在，我以此为挟制，足可稳取十万元。十万元我都不要，又何必要那一万元呢？或者您要说，你丈夫身上的钱也是官府给的，为什么那个可以要，这个就不可以要呢？您要知道，我丈夫身上的钱是他生时所得，我并未与闻，所以只能认他是我丈夫身上的钱，可以完全享受。至于今日送来的钱，是在我丈夫已死之后，受与不受之权完全操之于我。我本来对于官府的钱，就立志不愿享受，因为那是我丈夫杀人换来的钱。别人看着是钱，在我看着是血。我受了

这个钱，就无异饮他人之血。饮人之血是最难堪的事，所以我丈夫活着时候，我都不乐意受，其原因就在于此。如今我丈夫死了，我丈夫究竟死在何人之手，杨先生心里明白，郑彤云心里明白。假如我要受这个钱，是不仅仅饮他人之血，而直然是饮我丈夫自身之血。未亡人虽然懦弱无能，不能为我丈夫报仇雪恨，然亦何至毫无心肝，以我死丈夫的血肉换取金钱，供我个人生活快乐呢？所以我劝杨先生及早把钞票拿走，不要使彤云看着心里再多添一份难过。我们生者死者，就全都感激不尽了。”彤云斩钉截铁地发了这一大套议论。显功听了，真是又惭愧，又佩服，又悲哀，又怜惜，直说不出自己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也不便再往下劝，只得仍将钞票卷起来放于怀中。一面向彤云道：“桂生哥是英雄，嫂夫人也无愧侠义。小弟与桂哥缘浅，自恨失此良友。惟嫂夫人的高风清范，也足使我终身景慕不忘。我回去只有将您的意思，婉转回复都督。护照明天一准可以送来。将来启程时，小弟再当恭送。”彤云叩头申谢。

显功从会馆出来，便上院禀见。见了赵秉衡，虽然不能将彤云的话直然说明，然而隐隐约约，也略微地传述了一二，然后将万元钞票仍双手奉与秉衡。在显功心里，生怕都督抱怨他不善说辞。哪知秉衡将钞票接过去，眼中扑簌簌落下泪来，向显功点头说道：“我生平做事，永不后悔，唯独桂生这件事，清夜自思，实在太有点愧对良心了。然而这又何尝是我的意思呢？极峰手段太辣了。其实把他软禁在北京，又有何不可，何必一定总得要他的命，拆散人家夫妻，使这样贤良义烈的女子，独守空帏，抱憾终身？我又何能谗其过？咳！真不忍得说了。”赵秉衡这一席话，总算是良心发现。却不料后来竟因这几句话，种下了被人毒害的根子。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却说杨显功见都督流泪，说了这一大片忏悔的话，自己追想桂生在时，那种豪爽气概，也不觉伤心，几乎要流下泪来，又勉强咽回去。向秉衡道：“都督待人厚道，当然有此一想。不过桂生也有取死之道。他地下有知，当然也不能怨恨都督。”秉衡叹道：“以往的事，我们也不便说了。如今他的夫人却这样执拗，不肯领我的款，益发使我心里不安。你还有什么法子，可以把这几个钱请她收下吗？”显功道：“郑女士说的话太决绝了。假如有半分通融余地，职员也决不肯将这款原数带回。据我想，都督倒不必过于勉强，索性成就她的志愿好了，好在她手中尚有万八千块钱。最好都督替她办一张护照，再派上一

位妥员连车船票俱都替她购妥，沿路照料，送她扶柩回籍，这样也就很对得起她了。”秉衡点点头，说：“如此甚好，回头我就叫秘书厅预备护照。至于送她的人，最好还是请你老弟辛苦一趟，也不枉他活着时候彼此相好一场，在郑女士当然也不至十分拒绝，这是一举两得事，你就替我预备一切吧。至于这一万元，我也不便收回。曾记得桂生在日说他手下的党羽，都希望分款，好各奔前程，从此散伙。你莫如把这一万元带到上海，交给他手下的头目，大家分一分，也算给桂生了得一桩心愿，并可免得他们再向殷夫人要钱，生出许多是非来，你想我这主意可好吗？”显功道：“都督所见甚是。不过职员无此胆量把款子送到上海给他们去分，因为那班人全是亡命之徒。他们不信只有此数，却疑惑职员干没了若干。到那时被他们纠缠住了，岂不是自寻苦恼吗？”秉衡点头说：“这样吧，你只管带去，同殷夫人探一探口气，相机而行。我想总不至有什么危险。”

显功不便再辞，只可将钞票带起来，别了秉衡，亲自到秘书厅，立等着他们办了一张护照，又往督署账房支了一千块钱旅费。然后第二天早晨去见殷夫人，将护照给她看了，又说明船位不日定好，自己奉都督的命亲身护送到上海。彤云再三称谢，又说自己是由上海转湖州原籍，请显功可以不必远送。显功至再要送，说：“这一层是小弟同桂哥的私交，并不关系公事。再说还有一件事须到上海去办，也不能不走一趟。”随将都督要以一万元结束桂生部下之事，向彤云说了一遍，又殷殷请示彤云：“这件事究应如何处理才好？”彤云道：“这种事我根本上本不愿过问。不过杨先生待生者死者，确是一片至诚，我也可以局外人的身份，替您借箸一筹。这些人确乎应当结束一番，使他们早早散去。不过杨先生千万不可露面，最好我替你想一条法子。你在天津，就给上海我那寓所去一个电报，说‘桂生惨死，都督恩赏一万元，他的夫人不肯接受，因此交与他的小厮阿福带至上海，给他部下均分，阿福也同分一股。分过之后，将房子交还房东，家具由大家公平处理。他的夫人暂住京津，一时不能回南’。这样先把阿福打发走了，款子却由银行汇至上海，由阿福领取。阿福是一个老实小孩子，他们很信得及。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事办了，然后咱们再启程回南，也可掩蔽大家的耳目。杨先生请想，这个法子可使得吗？”显功道：“果然嫂夫人的主意又稳妥又周密。就是这样办吧。”二人商量好了，便按照这个步骤进行。将阿福打发走后，又过了一个星期，

在外国轮船上购好了舱位，代运灵柩，很秘密地一同启行。到上海并未耽搁，便转沪杭车回湖州原籍去了。到了湖州，早有郑女士的胞弟彤廷前来迎接。因为他已经接到电报，母子两人虽然痛惜桂生，却佩服彤云有先见之明。显功直送到原籍，方才告辞回津。这样交朋友也就算很难得了。殷桂生这一桩公案，到此总算完全结束。咱们再接着说刺杀桂生之人。

公府头等侦探霍正义，自被杨德林获住之后，他很希望文士英替他说情，可以暂时松了他的绑绳，省得面子上难看。哪知士英推得干干净净，一概不管。正义心里真是气愤填膺，然而当着德林又不好说什么，只有低着头，闭着眼，在车板上一坐，倒看杨德林你怎样发落我。后来车已到站，德林便把他移交高步云。步云叫随身两个法警，暂负看守之责。后来都督电报到了，德林叫步云开释正义。步云偏偏不肯，反倒把正义又交还德林。德林一闹脾气，不但不肯释放，反叫司法科长白光莹，把他押回看守所。此时正义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有意向德林争辩几句。他很知道德林的脾气，僵上火来，说不定当时就许吃亏，反不如听其自然，安心忍受，到了时候，有都督的电报，他横竖得放我。想到这里，便捺着气儿，跟随押解他的警察一同回厅。白科长授意看守所长，将正义放在优待室中。警绳早松开了，又给他叫酒叫菜，为他压惊。德林在中州会馆忙了半天，也不回警厅，便一直到家里睡觉，直睡了半天一夜。次日午后才到厅里来，先办了几件重要公事，直到掌灯以后，方才想起霍正义来，把他提到办公室中。德林冷笑，对他说：“你受屈了。”正义忙躬身回道：“这是厅长的恩典，卑弁不敢言屈。”德林冷笑道：“我有什么恩典，我要讲恩典早把你送到法庭去了。这是都督的恩典，你尽可以逍遥法外，我也不敢多留你一刻了。不过你这一身衣裳，血迹模糊，太难看了。我很想替你换一身新的，免得走在大街上引人注目。你可乐意换吗？”正义一听这话，立时吓得变了颜色。心说：这个玩笑真同我开得不小，我这一身衣裳便是杀人的证据，如何能叫你诳了去呢！但是他如果硬扒，我又有什么法子可以解免呢！我此时只有软磨，但求搪过这一关，别的事全都好办。他主意拿定，立刻双膝跪下，说：“厅长，您是我的老上司。当日卑弁虽有伺候不到之处，厅长是宰相度量，还有什么不能包涵的。您高抬贵手，别叫卑弁留一重痕迹，我今生今世都感念您的好处啊！”他一壁说着，一壁又连连叩头。德林哈哈大笑说：“你

真是好样的，我佩服你。得啦！我也不往下问啦，你下去吧，以后多留神，要再犯到我的手里，我决然不能轻饶你。”正义又叩头谢了，方才慢慢退下来。厅里有他几个相好的，都过来周旋他，一定要拉他去饮酒压惊。正义至再坚辞，说：“改天再来道谢，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呢！”他叫厅里茶房替他叫了一部马车，一直拉到三不管大兴里一家报馆。

这报馆是他一位同乡开的，名叫《醒狮报》。总理姓龙名兴，字云从，倒是一位民党中人，放达不羁，同正义是同乡，而且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正在馆中打电话，忽见正义慌张张地跑进来，身穿一件灰色洋绉皮袄，前襟沾满了血迹，倒把云从吓得一愣，电话也顾不得打了，放下耳机问道：“你从哪里来，怎么闹成这种样子，又同谁决斗来着？”正义道：“你不要问，快替我寻两件衣裳来，等我换好了咱们再细细地谈。”云从回手抓起一件布面的羊皮袄来，说：“这是我才换的，你先穿上吧。”正义把自己身上的脱下来披上云从的皮袄，又向云从要了一块包袱，把自己的皮袄包好，一把手拉了云从，拉到上房一间套室中，又把门关好，方才坐下谈话。云从认着他是闯了什么滔天大祸，说：“你不是随路都督到西安去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闯祸？”正义笑道：“你先不要害怕，我实在不曾闯祸。”云从道：“你既没闯祸，身上血迹是哪里来的？”正义便将车上遇着凶案，自己从门前经过，溅了一身血，被德林误拿，打了一场挂误官司，幸亏赵督来电，方才释放的话，原原本本，向云从说了一遍。云从大笑道：“原来殷桂生是你杀的。杀得好，杀得妙！”正义忙堵他的嘴，说：“你不要乱说。”云从道：“岂有此理，你瞒旁人，还能瞒我吗？殷桂生摧残民党，早就该杀。你总算替宋樵夫报了仇。我们只有欢迎你，决不反对你，你又何必瞒我呢？”一席话说得正义哑口无言。略停了一刻，低声向云从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千万要替我保秘密。”云从笑道：“你太小心了。这事传出去，谁心里不明白，还用得着我替你说吗？”正义道：“话虽是这样说，到底在这热火头上，总是避讳一点的好，何况我身后的人，不愿宣扬出去。你要随便乱说，不但叫都督知道了，我担不是，只怕叫你个人也不利呢！”其实正义这几句话，确是忠告之词，没想到却激恼了云从。他冷笑一声，说：“我姓龙的不怕这个。他们借殷桂生的手杀宋樵夫，如今又借霍正义的手杀殷桂生，将来不定还要借何人的手杀你霍正义呢？似你们这些人，甘心给独夫作鹰